

黎晶◎著

黎晶中短篇小说选

XINFANG JUZHANG

信访局长

一块石碑，一块木牌匾，一块石碑的尺寸小了许多，牌匾的尺寸大了许多，它就不会不停地左右摇摆，还不时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县委的牌子重重结实，严肃大方，它就像古代的城门前一样，牢牢地钉在花岗岩的拱形门坎上。牌子的旁边，有只面目和善的大青石石狮，虽然它和过去衙门旁边面目狰狞的石狮有了本质的区别，谁人看见，仍会肃然起敬。



台海出版社

黎晶◎著

信访局长

黎晶中短篇小说选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访局长: 黎晶中短篇小说选/黎晶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06. 2

ISBN 7 - 80141 - 461 - 6

I. 信... II. 黎...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2221 号

书 名/信访局长——黎晶中短篇小说选
著 者/黎 晶
责任编辑/华 静 谢 香
出 版/台海出版社
发 行/台海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640mm × 960mm 1/16
印 张/23. 125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 00 元

台海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 100009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黎晶，北京市人。

1951年出生于西安市，研究生学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兼职教授。

现任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长期从事党政领导工作。

曾任大企业党委书记，企业法人；县委、区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在黑龙江北大荒山河农场下过乡。在黑土地当过农民，木工，汽车司机，银行信贷员，人民警察。

2004年调入文联后，开始中短篇小说创作，两年之内创作了十几部力作，并先后在《北京文学》《十月》《中篇小说选刊》《时代文学》《中国作家》《草原》《长城》《布老虎》等全国十几家刊物上发表或转载。还出版小说集《只会种儿子》，诗词集《荒原劲草》及书法集、政论文集和大量歌词。



黎品中短篇小说选

信访局长

目 录

目
录

中篇小说

- 信访局长 / 1
- 选 择 / 69
- 只会种儿子 / 105
- 乡长村长一个妈 / 131
- 回游母系氏族 / 177
- 太阳没有血色 / 213
- 男儿河 / 243
- 云 手 / 285

短篇小说

- 错 位 / 325
- 新麦客 / 331
- 公狼与少女的红围巾 / 343

散 文

白菜花 / 351

天上月圆 / 357

走进举人村 / 363

■ 信访局长

一

临江县委大门西侧,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门脸,可他和县委大院的门前一样,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木牌匾,只是牌匾的尺寸小了许多,漆皮已有脱落。牌匾下固定的铁钉,不知是因为年久失修,还是因为哪个淘气的孩子给拔了去,一阵微风吹过,它就会不停地左右摇摆,还不时发出啪哒、啪哒的声响。

县委会的牌子厚重结实,严肃大方,它就像古代的城门官一样,牢牢地钉在花岗岩砌筑的门垛上。牌子的旁边,有只面目和善的大青石石狮,虽然它和过去衙门旁边面目狰狞的石狮有了本质的区别,谁人看见,仍会肃然起敬。

魏昌明第一天报到上班,就赶上了春天里闹沙尘暴。他从那台破旧的吉普车里钻出来的时候,他感动了,信访局倾巢出动,七名同志敬候在小门脸的两边。门的右边是四位女同志,左边是三位男同志。虽说

这队伍的排列不太对称,有点偏坠,站得倒是十分的整齐。他们顶着漫天的黄沙,人人都用纱巾围住了脑袋,恭迎这位新局长的赴任,这热情实在让魏昌明感动。

天有不测风云,小小的欢迎仪式突然发生了变故,挂了几十年的临江县委信访局的牌子早不掉,晚不掉,它竟然在新局长下车的一刹那,被那该死的狂风吹落,正巧砸在那尊青石狮上,瞬间就折断为两半。

不是好兆头!刚才还在寒暄的迎接队伍顿时没有了动静,大家目视无声。

魏昌明笑了,他用右手轻轻地擦了擦沾在牙上的黄沙,又使劲地唾了口吐沫说道:“这真是老天有眼,确要改换门庭。看来我的准备是对的。”

魏昌明说完又钻回了汽车,他从车里抱出一块金灿灿的黄铜制作的长方形牌匾,他吩咐司机将事先准备好的水泥钉和铁锤从汽车的后备箱里取出,然后严肃地走到小门脸的右侧,端端正正地将牌匾结结实实地钉在了墙上。

信访局的同志和前来上访的群众,就像参加一个新项目的奠基仪式,看着新局长变魔术般的表演,众人好像明白了什么,大家立刻自发地鼓起掌来。再看崭新的牌匾上,那鲜红的压在铜板上的黑体字“临江县委信访局”在浑浊的黄沙中光彩夺目。

魏昌明局长被大家热情地让进了信访局,二十年了,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他对这里并不陌生,这里曾记载了他刻骨铭心的酸楚。历史就是如此的捉弄人生,魏昌明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在这里上访。蹉跎岁月,今天他居然调换了位置,成为了这里的主人。

魏局长进屋之前,就看到了局门口小黑板上的通知,原来今天正逢十号,是接待日,每月的十号、二十号和三十号是县委的信访接待日。通知上说,因为信访局新老局长交替,停业后延。

魏昌明看了看窗外围观的群众,又看了看会议室桌子上的水果糖茶,魏昌明第二次笑了。他说:“我看,干脆就把这些糖果摆到接待室去,并请这位扎小辫的女同志,把门外小黑板上的通知改写一下,延用小黑板上的话说,今天照常营业。”

大家哄堂大笑,过于严肃的气氛被新局长幽默的语言搅得热烈起来,魏昌明接着又说:“这才是欢迎我的最好的形式,大家说对吧!”

扎小辫的女同志叫王艳,是信访局的副局长,省城政法大学的材生,任职还不到半年,魏昌明并不认识。

王艳说:“魏局长的话说的不错,活也派得很准,俗话说,办事不如东,累死也无功,就按魏局长的指示办,大家各就各位,开始办公。”

魏昌明被王艳请到了接待室,屋里的陈设又一次让新局长笑了起来。随即那笑容不知为何却在脸上迅速地消逝了。他说:“王艳同志,这是谁的主意,怎么如此摆布?这格局不是信访接待室,我看,这是十足的监狱审讯室!”

让王艳没有想到的是,新局长的脸,就像酷夏的阴云,来风就有雨,眨眼之间和善的面孔不见了,火气十足地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更让王艳不能接受的是,他竟当着众人的面,对自己开始无名的指责。刚才还对魏昌明产生的那点好感一下子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王艳也不是省油的灯,她是县委老书记王峰的女儿,从小养成了有些骄横的性格,加之大学毕业之后,在这小小的县城里也算得上首屈一指的才女。更重要的一点,王峰一家有恩于魏昌明,十几年前那桩上访案,正是时任县委书记的王峰秉公处理的,魏昌明才有了今天。魏昌明从县农委副书记升任信访局长的建议,仍旧是老书记王峰。当然魏昌明是全然不知,他更不知道的是,或者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站在自己眼前的这位扎小辫的王艳,自己的搭档,竟是老书记的千金,那个当年上初中的小女孩。

“魏局长,你说话请嘴下留德,堂堂共产党的信访局,在你这位新官眼里就变成了监狱的审讯室?请问,我们审讯谁?我看你这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烧得好!换了信访局的标牌,我带头为你鼓了掌。可这第二把火是不是烧过了头,这接待室的布局十几年如一日,这里坐班的不只是咱们这些局长们,还有县委书记、县长、县里四大班子的领导们,他们对咱这接待室和布局都无异议,难道说这些领导们的反应都是麻木不仁?”

王艳一串连珠炮的回复,让魏昌明吃了一惊,嗨,好厉害的副局长,不畏权势,敢和我这新来的局长顶嘴,有胆魄!魏昌明并不生气,讲

话直言正是他自己的脾气。不过他的心头却也闪过了一丝不快。魏昌明对王艳的伶牙俐齿并不讨厌,只是对这位年轻有文化的女副局长那脸上的盛气凌人,感到有一股莫名奇妙的担忧。

魏昌明脸红了,有些激动。他回避了王艳带有挑战性的目光,他冲着局里的那几位同志厉声说到:“审讯谁,我看是审讯我们的老百姓!”他一步走到接待室的中央,“请王艳同志坐在这把椅子上感受一下。”

王艳看了魏昌明一眼,她心想,我这大半年的时间,都是在这十几平方米的接待室里度过的。她用热情、客气、周到的服务接待了不知多少上访者,连她自己也不清楚。但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坐在对面的那张独椅上,去体验体验上访者的心态与感受。她心里有些奇怪,坐在这把椅子上,难道就会变成受审者。

王艳心想,按照我的脾气,你说东,我偏说西。今天,我并不是顺从地按照你魏昌明的摆布,去坐一坐那把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椅子,只不过让他的这一提法,使王艳的内心充满了好奇。

王艳稳稳地坐在椅子上,她静下心,看着对面那一排铺着洁白台布的桌子上端放着用塑料做的三角形人名签。正中央是魏昌明,边上依次是王艳、律师和记录员,每位名签的右侧,都摆放着一只双层玻璃的透明保温茶杯,茶杯里碧绿的春茶,茸茸的毛尖,在水中站立着,标榜着主人的尊贵。

王艳心里突然颤动了一下,这滋味是有点不对,她再看看自己的位置,孤苦伶仃地坐在屋子的中央,就像一块孤岛,多少有些凄凉,再环顾四周,除了正面的那排桌子之外,周围什么也没有。她吃了一惊,心里开始佩服这位新局长不凡的政治眼力。

王艳脸上表情的变化,魏昌明都看在眼里,他说话了:“同志们,不是我老魏新来乍到专来挑毛病啊,我们坐在这洁白的桌子后面,问渴了,喝一口这香浓的清茶,是何等的自在。可老百姓就坐在我们的对面,双手放在膝盖上,冤情让他们声泪俱下,我们竟连口水都不给喝?”

魏昌明的眼睛潮湿了,“反正我老魏是坐不住这样的椅子,这决不是摆摆样子,这体现了我们党的作风,说句上纲上线的话吧,这是对人民的情感问题呀!”

王艳内心似乎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知错就改,是她从爸爸王峰那里得来的言传身教。她慢慢地站了起来,话语一下子低沉了许多,她连忙解释说:“魏局长,请原谅我刚才的鲁莽,过去,我们曾放过一个小桌,上面预备了茶杯,可遇到混主儿,除了高声叫骂之外,还推翻了桌子,摔碎了茶杯。”

魏昌明说:“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呀!让老百姓出出气,也是个方式嘛!我们可以摆上一次性纸杯呀!再说了,这样的事能遇到几回?老百姓上访,那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他们怀里揣着干粮,走几十里路,站在门外转了多少圈才敢迈进我们这屋里,咱们再摆着一副架子,这不是有点雪上加霜吗?”大家都沉默下来,王艳主动地说:“魏局长,那你说这屋里的陈设应该怎么布置?”她仍然表现出她那挑战的个性。

魏昌明好像早已胸有成竹。“我看,将外屋的沙发搬进来,也放成一排,前面放上茶几,上访者和接待者坐在同一沙发上,这才叫做促膝谈心,律师和记录员的桌子放到墙角去。”

大家立即按照新局长的吩咐,将屋子里的设施布置就绪。王艳觉得接待室的光线过于昏暗,更不透明,她健步走到临街的那扇窗前,用力地将退了色多年不动的窗帘慢慢打开,接待室里一下子就变得明亮温暖,空气随之也变得和谐平淡,信访局的干部们的心情,被窗帘外照射进来的阳光透的格外的轻松和愉快。

魏昌明又笑了,这次是爽朗的大笑,放声地笑,无拘无束,简直就像个孩子。

王艳坐在沙发的另一头,她被这笑声所感染。她深深地望着这位新局长,心里想,这个人很有意思,阴阳的变化竟在转手之间,虽然显得有那么点喜怒无常,却很有正义感,是个性情中人。他不像官场那些政客,城府太深,深得有些老奸巨滑。王艳在这小小的县城里没有佩服过谁,当然这里决不包括她的父亲。前几天她还同父亲大声地争吵:“退下来就安心地休养,还推荐什么人选?让县委的书记们认为,你这位老朽怎么还在干预县里的人事安排。”

王艳服了,尤其佩服老爸的政治眼光,魏昌明当信访局长,选得不错。

二

一月三次的信访接待日,实行头一天的排队抓号,一天的时间有限,上访的百姓又很多,接待不过来,从上访者的构成看,绝大多数又都是老客户,重复上访者。因此,信访局又一条老规矩,每天只发十个号,排不上号的,只好等待下个十天。

魏昌明坐下来,静了静神,等待着第一位上访者。他显得有些兴奋与激动,刚才他导演的这出戏,觉得是恰到好处,内心里顿生了一份得意。不由得让他想起昨天组织部找他谈话时,那位带着深度近视镜的老部长,客气得过了头,一会儿递烟,一会儿倒茶,这种本末倒置的热情弄得本来心底轻松的魏昌明反而紧张起来。

组织部这地方,县里的干部们既愿意来,又不敢来。甭说见了部长,就是见了一般的科员,来访者无论什么样的级别也是让人从心里打怵。其实魏昌明和这位老部长并不熟悉,他从不愿光顾这充满神秘让人生畏的地方。前天接到通知,让他到组织部谈话,这个电话打到了农委,消息立刻就被传得沸沸扬扬。大家猜测是升迁呀还是平调呀,是重用还是坐冷板凳?魏昌明对此淡然一笑,他心里捉摸,咱一不送礼二不请客,平生最烦的就是整天钻营这套人际关系。所以,决不会有什么好事情,有好事也轮不到咱头上。魏昌明明白,这么多年了,哪里出现了问题,有了困难,解决不了需要救火队了,他肯定是人选,是那位冲在最前面的消防队员。

老部长客套了半天,给魏昌明戴了不知多少顶高帽。原因就是怕信访局长这个位置他老魏不去。虽然说给提了半格,全县上千名科级干部谁人不知,这信访局一无权,二无钱,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是个群众骂、领导批的出气筒,两头受气的角色。县里的干部们还流传着一句

笑话,你恨谁,就派他装修房子去,累死他。谁挡了你升官发财的道,派他到信访局当局长,早点气死他。

让老部长没想到的是,魏昌明却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一职务,而且是十分的满意。

老部长告诫魏昌明,时代在变,信访局的工作也在变,咱们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渠道也在变。你看这信访局,五六十年代,老百姓是用信上访,花八分钱贴张邮票,咱们是又盖章又登记,然后派人下去调查研究,很快就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解决了。而如今,一年到头也收不到一封信了,这面对面的上访都接待不过来。看来信访局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了。

这些魏昌明都知道,因为他也上过访。关键是信访还有没有信用,讲不讲诚信。一个上访户连续上访三年,从书记到县长,做了批示的领导好几位,说起来也奇怪,为什么到头来就是落实不了?老百姓苦呀,县里不行,那就上省里,省里不行就跑中央。

魏昌明给老部长立下了军令状,新局长的上访结案率要达到百分之九十。

门开了,手持一号票的信访者走进了接待室,魏昌明从兴奋中回过神来,他立刻起身,将上访者让到了自己的身边。

这是一位年近七十岁的老人,一身的干部装束,他一进屋就好像对这里的变化起了反应,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他用颤颤悠悠的手接过魏昌明剥开的糖果,抬起头来,“你是新来的局长?噢,有变化,我是慕名而来,昨天起早排的第一号。”老同志说。

魏昌明觉得这位老同志十分的面熟,肯定在哪见过,只是猛地叫不上名字,他极力地搜索着自己的记忆。

老同志显得很高兴,他将糖果放进了嘴里,自言自语地介绍开来。他说他是县里的老人了,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啊,退下来之后门庭冷落,无人理睬了,就连当年有恩于他们的那帮年轻人,如今翅膀硬了,变成了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老人越说越发的愤慨,激动。忽然他急促地咳嗽起来,魏昌明连忙敲打着老人的后背,端起茶杯递给憋得满脸通红的老人。老人慢慢地喝了一口,将卡在嗓子眼儿的那块残糖咽了下去,老人恢复了平静。

魏昌明让王艳将自己的毛巾用温水投好,他帮助老人将嘴角的余沫擦干净。

魏昌明说:“老人家,说了半天还没有问你贵姓,过去在县里哪个单位上班?”

老人说:“噢,老糊涂了,我叫赵东生,是咱临江县劳动科第二任的科长。那时候科级都叫科,劳动科下设各股室。现在的官啊,都嫌官小,叫科长不爱听了,都改了什么局了,下面又设了科,虽说是名字好听了,不还是个科级干部吗。过去,你们这儿也不叫信访局,叫信访办公室。我就是看不惯这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

魏昌明听老人道出了姓名后,内心一下子就像家属区门口早摊上炸油条的那口油锅翻滚起来。原来这位就是当年在临江县赫赫有名的赵科长,分管着全县的劳动指标分配,大权在握。用他自己当年的话说,我赵东生在县劳动科跺一下脚,全县也得颤上一颤,就连县委政府的什么副书记、副县长都得高看咱一眼。

魏昌明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感,仔细地端详这位脸上已经失去骄横的赵科长。当年那双白皙丰满的胖手,现在已青筋裸露瘦皮包骨。他再也拿不动那方决定人生命运的劳动科的大印、圆圆的鲜红鲜红的那枚大章。是他,没错!就是他!

魏昌明觉得一股热浪冲击着自己的嗓子眼,双肺鼓得胀胀的,无论是谁,在这个时候,往上面轻轻一击,那肺叶就会立即爆炸,将这近二十年的憋在胸中的闷气再一次点燃。

魏昌明有一点失去了理智:“噢,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赵科长呀,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赵东生眯起了双眼,仔细看了又看,他摇着头说:“记不起来了,你叫……噢,桌子上有你的名字,魏昌明,记不得了。”

魏昌明说:“你再回忆回忆,当年那个被招到临江县打篮球的那个魏昌明。”

赵东生还是摇头。这时王艳插了话:“那个上你家上访的知青魏昌明,被你家的那条德国黑贝纯种狼狗撕破大衣的那个魏昌明呀!”

赵东生想起来了,脸一下子就红了,接着又变成了灰白色,他终于记起来了。老人的呼吸又一次急促起来。突然,他站起身来,看了魏昌

明一眼,那目光的神情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是愤怒?被人捉弄?还是内疚?欠了当年那位年轻的后生的人情,还是倒霉?今天竟然栽到这魏昌明的手中。

老人的目光折射出内心极度复杂的情绪变化。赵东生又看了一眼王艳,他又明白了:“你就是老县委书记王峰的女儿,是你将魏昌明领到你家去的。”

王艳一笑:“没错,赵科长这记性不错呀!”

魏昌明惊讶地盯住王艳,仔细地端详,看她眉宇之间的那股稚气。是她,那个当年热情开朗的中学生,两人相互点头致意。

老人长叹了一声:“报应呀!魏昌明局长,咱们不是冤家不对头,今天这个访我不上了,我给臭子当年的投资,不要了,俺认了。”

赵东生说完,扭身走出了大门。

三

魏昌明愣住了,目光定格在赵东生的背影上,二十年前的那一幕就像当年他最喜欢看的露天电影,在他脑海中闪出。

那年临江县的冬天格外的寒冷,世界把自己交给了冰和雪,留下的只是铅水般的泄缓。

夕阳挂在了嫩江北岸那片桦树梢上,血红血红地凝固在暗灰色的林海中。嫩江河道上一架马爬犁在飞奔,卷起了丈高雪雾,矮小敦实的蒙古马早已不见了它的本色,通身上下一片雪白,两口方鼻就像小兴安岭森林里的蒸汽机车,有节奏地喷吐着缕缕白烟。

魏昌明挺立在爬犁中央,高声吆喝着。他像一尊雪人,看不清模样,头顶上的狗皮帽子上,连同眉毛、眼睫毛全都挂满了冰花,只有那件草绿色的羊皮军大衣,给这旷野一色的三江平原上带来一丝春意。

魏昌明脚下坐着一个女人，紧紧地搂住他那修长的双腿，生怕他跌下去。她头上围着那条用红毛线编织的围巾，在雪原中就像一条彩链，任凭颠簸随风舞动。她是魏昌明的女朋友，叫董洁，两人拼命地往前赶，他们一定要抢在日落之前，赶到嫩江南岸的临江县城。

临江县是古今的交通要塞，内蒙古的莫力达瓦旗与之隔江相望，临江县北通大兴安岭的首府加格达旗，南通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大中城市，往东通往中俄边界的重镇瑷珲县。临江县辖地驻扎着几十个国营农场、部队农场，流动着成千上万的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知识青年和屯垦戍边的军人，临江火车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间断往内地运送大豆、小麦和木材，这里已变成了知识青年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集散地。

临江县城的路灯亮了，魏昌明的马爬犁正好越过江堤。筋疲力尽的蒙古马缓慢地放松四蹄，在低矮的面铺房中穿行。马路低洼不平，两边偶尔几座三四层高的米黄色楼房，在日伪时期留下的排子房中，显得十分伟岸。

天已完全黑下来了，街灯零零落落，只有临江大饭店的路灯，还在昏暗中眨着眼睛，大门两侧四个红色大圆幌被风一吹显得十分耀眼。这里的饭店和关内的不一样，只要一出山海关，饭店全都挂着幌，回民的蓝幌，汉民的红幌。幌里装上灯泡，老远一看，就知道这里是正在营业的饭店。这挂幌还有许多学问，门口两个幌的是中等饭店，四个幌的是大饭店，可做满汉全席，只要客人能点出菜名，灶房的大师傅就能做的出来。那只挂了一个幌的充其量算作小饭铺，应付那些心急的饭客。临江城里的饭店全是国营或集体开的，一色官办，到晚上八点钟就收幌关门拒不接客。

魏昌明将马爬犁停在了临江大饭店的门口，跑堂的服务员认识他，知道他是大饭店掌灶大师傅二臭子的朋友。这小子机灵，赶忙将马拴在电线杆上，回过手，用他那油乎乎的抹布弹去魏昌明和董洁浑身上下的冰雪，然后挑开大棉门帘子，将他俩让进屋里。

魏昌明两人进了屋来，迎着扑脸的热气，连忙摘掉了狗皮帽子，脱下他心爱的军皮大衣。他站在这饭堂的中央一亮相，立刻就惊得周围的饭客一片的嘘声，好一个彪膀溜直的年轻小伙子！身高一米八十好